

顾前 著

去别处



当生活捉襟见肘，梦想宛如鸡肋，
去别处，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去别处

顾前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别处 / 顾前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02-1371-1

I. ①去…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1308 号

去别处

QU BIE CHU

顾前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3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02-1371-1

定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自序

写作之于我，一是谋生，二是打发时间的方式。所以我在写作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雄心，只要还能过得下去，那就慢慢来吧，写不动了就干脆歇着，反正也没有什么既定的目标需要我紧赶慢赶。记得有个朋友问过我：假如你有好吃好喝的，还有好玩的，你还会写作吗？我想了想说，可能不会写了吧。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我真的一点都不热爱写作吗？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以前，我从事过很多行当，甚至有的行当带给我不菲的收入，但所有这些行当，无一例外，都让我干得心神不宁，所以干不了几年，我就会辞职跳槽。但是跳来跳去，始终没有跳到一个真正能让我满意的行当，直到有一天，我痛下决心，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家当个自由撰稿人。这时我才不惊奇地发现，我终于开始气定神闲了。如此说来，无论我热爱与否，我跟写作肯定还是有一点缘分的。当然，这点缘分并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写出像样的东西，但至少，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安心了。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

那一年许亮三十岁，到了确实需要一点运气的年龄，否则他恐怕只能度过极其平庸暗淡的一生。

一九九〇年许亮去了海口，去了那个地处热带、据说充满机会的海岛城市碰运气。那一年许亮三十岁，到了确实需要一点运气的年龄，否则他恐怕只能度过极其平庸暗淡的一生。这么些年来，许亮日子过得一直很不顺心，没有稳定和满意的工作，经常入不敷出，还养成了酗酒的恶习，从小就有的文学梦至今也还只是一个梦（既没有写作的时间和心情，偶尔写出来的东西也无处发表）。本来这些也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毕竟很多人过得不见得比他好，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老婆不守妇道，喜欢跟人乱搞，并最终和他离婚，跟一个小伙子跑了。这确实给了许亮沉重的一击，他深感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有时他想，人是生来平等的，而自己又

不是一个畜生，凭什么好运气就不该让自己也沾点边呢？没有道理的嘛。

十月的一天，许亮的一个朋友老杨从海口回南京省亲，许亮得到消息后，就去他家里看他。老杨比许亮大七八岁，是许亮一个同学的表哥，以前当过知青，有一年许亮和同学去老杨下乡的地方玩了两天，就这样和老杨认识了。后来老杨上调回城当了工人，因为他和许亮都喜欢看书，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都比较有“思想”，所以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可还是成为了好朋友，一度过从甚密。几年前，老杨辞职去了海口，不知做什么生意很快就发了财，接着又和一个当地姑娘结了婚。那姑娘的父亲是省里的一个大官，如此一来，老杨的生意也就越发兴隆了。许亮和老杨也算是老朋友了，如今虽然境况不同，且又难得一见，但许亮对老杨的友情依旧。见面后，许亮向老杨表达了热烈的问候，可老杨的态度则比较微妙，友好固然是友好的，但又挺有分寸。只有当老杨谈起自己的生意前景时，他才变得神采飞扬起来。他说他准备买一个橡胶园，还想办一家冷饮厂，接着又向许亮大谈起了海口的繁荣和开放。“那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老杨说，“充满了机会。”

老杨的话让许亮心里一动，并很快冒出了一个念头。

“你的近况怎么样？”老杨问道。

“不太好。”许亮坦言相告。

老杨点点头，仿佛许亮的近况不太好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因而也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他又问起其他一些他们共同朋友的近况，对一个朋友的第三次结婚，老杨发出了爽朗的大笑：“这家伙，这家伙……”

“老杨，”许亮鼓足勇气说道，“我想改变一下生活。”

“是吗，怎么改变？”

“我也想去海口。”

许亮的话似乎让老杨吃了一惊，他停顿片刻后问许亮：“你去海口干什么呢？”

“不知道，我想先去了再说。”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我劝你还是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你这种性格不适合在海口混。”

“不管了，我在这里日子过得也不行，去海口再糟还能糟到哪里呢？”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我已经考虑过了。”

“这么说你决定了？”

“我决定了。”

“好吧，”老杨的面色开始严峻起来，话里也有了一股冷冰冰的味道，“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不过有

些话我还是应该先说在前头。你到了海口后，我能帮你的，就是给你提供一个住处，此外，你要是混不下去了，我还能给你提供回来的路费。除了这些，别的我就帮不上你什么了。”

许亮一时没有吭声。他倒不是觉得老杨给他提供的帮助不够多（事实上他也没有指望老杨能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只是觉得一个老朋友这样说话，实在让他心里有点别扭。说实话，哪怕老杨什么帮助都不提供，只对他说两句亲切鼓励的话，他也会感到舒服得多。尽管如此，许亮仍然说：“谢谢你了，老杨。你能给我提供一个住处，就已经足够了。假如我真混不下去了，绝不会要你给我回来的路费。”

“先别把话说死。”老杨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摘下其中一把递给许亮，说这是他在海口一套房子的钥匙，许亮去了之后就可以住在那里，被褥都是现成的。他还告诉许亮，那里现在已经住了一个人，是他的老同学，叫刘苏东，许亮就和刘苏东一起住。老杨始终没有提起，让许亮到海口以后去他家玩玩。许亮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不能说对人性一无所知，老杨的态度多少还是让他有些意外。以前老杨当工人的时候，落魄得要命（他常泡病假不上班），许亮可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老是邀他到自己家来玩，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他。

许亮是十一月去海口的，临行前，他把该安排的事情都

安排好了：房子托人照看着，档案关系从一家行将破产的公司里拿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又从银行里取出了仅有的一点存款。老实说，如果海口能混下去，许亮是不准备再回来了。南京虽然是许亮的故乡，可他并不热爱它，对他来说，只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才是他可爱的故乡——虽说迄今为止他在梦中都还没有回去过。

临行前一天，许亮给一个姑娘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马上就要去海口了，问她愿不愿意再来见上一面。那姑娘稍作犹豫，就同意了。晚上许亮炒了几个菜，又备了酒，她来之后就开始了这顿“最后的晚餐”。她问许亮这次准备去海口多长时间，许亮说可能不回来了，接着他就提议，为了他们的相识，为了友谊，为了分别，为了他们今生今世这可能见的最后一面，干杯！

对这姑娘许亮一直有点意思，离婚后曾下功夫追求过，可始终未曾得手，为此他还失落过一阵子，以后跟她也没有什么往来了。尽管如此，正像一个女作家所说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眼下，许亮要走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她告别。当然他还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借着这股子生离死别的气氛，跟她把那事给做了。这一来是为了对他那凄美的爱有个交代，二来他还想带着一点美好的记忆离开故乡呢。为此他一再举杯，祝酒辞既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又充满了一种“壮

士一去不复返”的惨烈情怀。此情此景，恐怕连一只猴子都会架不住，可那姑娘不知是怎么回事，硬是不为所动，晚饭刚吃完，八点钟还没到呢，她就不顾许亮的挽留，坚决地站起身来告辞了。许亮的沮丧可想而知，故乡在最后一刻留给他的仍然只是失望。他怀着极其黯淡的心情打开那个姑娘临走时送给他的真皮封面的笔记本，只见扉页上写着两行秀丽的大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公路沿着平坦的海岸蜿蜒向前伸展，潮湿的海风透过车窗迎面吹来，这一刻他忘记了旅途的劳顿，尽情欣赏着落日下的大海，岸边的椰树，远方的渔船。

船到海口已是黄昏。下了船，许亮随着其他旅客乘上了去市内的大客车。公路沿着平坦的海岸蜿蜒向前伸展，潮湿的海风透过车窗迎面吹来，这一刻他忘记了旅途的劳顿，尽情欣赏着落日下的大海，岸边的椰树，远方的渔船，这美丽的南国景色令他兴奋不已。到达市内时天已黑了。海口的确像老杨说的那样，很繁华，到处可见已经建好或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街上闪烁着霓虹灯的酒楼、饭店、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人行道上椰树成行，衣着随意仿佛度假似的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大客车在一个转盘的东北角停了，许亮下了车，从口袋里掏出老杨写给他的地址，又找人问了路。他注意到街上没有公共汽车，只有的士和载客摩托，为了省钱，他决

定步行而去。

从南京到海口，这一路可真够许亮辛苦的。先是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广州（没舍得买卧铺），结果把脚都坐肿了，接着在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躺在椅子上勉强睡了一夜，其间多次被车站工作人员叫起来，他们不准他躺在椅子上，他只好等他们走了以后再睡。第二天乘上了去海口的轮船，五等舱。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颠簸得厉害，船上的旅客全晕船了，人人都像只瘟鸡似的躺在铺位上起不来。许亮也难受得要命，真想不如死了算逮，但与此同时，他却又发了个狠劲，就是硬撑着不愿躺下。不仅如此，他还故作悠闲地在船上到处走动。经过每个舱房时，他都探头看看里面的情景：有人一脸痛苦地在铺位上翻来倒去，有人死了一般闭着眼一动不动，还有人对着铺在地下的报纸呕吐。呵，这些可怜的人儿，太不中用了。他摇摇晃晃地继续前行。甲板上除了他之外不见一个人影，四周白浪滔滔，远方一片混沌，他又开两腿，不扶船栏，冒着随时可能一头栽倒的危险，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他觉得这是一种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的象征。

许亮提着行李走到新岛大厦，门口的保安盘问了几句就放他进去了。这儿没有电梯，他登上九楼后差点累昏了，站着喘了几口粗气。九〇一室，这就是老杨提供给他的住处了。门缝里露出了灯光，他掏出老杨给的钥匙正准备开门，但想